

從全球華語的發展趨勢看華語區的語言問題¹

周清海

香港教育大學、華僑大學

提要

論文從全球華語的發展趨勢討論下列四個問題：（1）大華語與語言融合；（2）中國的發展給華語區帶來的機遇和不同程度的語言壓力；（3）港台新馬的語言調整；（4）全面地調動華語區推廣華語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

大華語，語言融合，語言壓力，漢語國際推廣

1. 大華語與語言融合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漢語開始了大融合。從漢語走向世界這個新的視角觀察，漢語的應用與規範問題，就不可能、也不應該只從中國國內的需要或者角度考慮。我們應該更注重華語區之間的交流，調動華語區對這個語言的愛護與熱忱，共同推動漢語的全球化。就在這樣的看法下，我們發起編纂《全球華語詞典》、《全球華語大詞典》，以首先解決華語區交流中出現的問題（周清海 2009）。

在編纂《全球華語詞典》以及《全球華語大詞典》的過程中，我們逐漸有了“大華語”的概念。李宇明先生（2017）“把‘大華語’定義為‘以普通話/國語為基礎的全世界華人的共同語。’這是在多年探討、多人研究的基礎上得到的一個共識性表達。”

提出“大華語”這個概念，是充分考慮了現代漢語和各地華語從相互隔離到現在的相互融合的情況，這種融合現在還沒有完全穩定下來。各地華語因為與現代漢語長期的隔離，各自發展，不同地區都出現了自己的特點。這些特點，現在仍然保留著。

華語區之間的語言差距，不合適強行規範，強行統一，只能在交流中慢慢融合。在中國發展的大背景下，華語區之間頻繁的交往，提供了語言融合的可能性。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從各華語區引入了不少詞彙（包括舊國語詞彙的回流），也引進了新的

¹ 本文曾在“第十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可參考周清海（2018）。

表達方式；現在，普通話逐漸從輸入轉為向華語輸出。這個輸出的局面，正在發展與形成中。

我們知道，最多人使用的語言，常常也是引導語言發展的原動力。華語區的語文教育，一向都是注重統一的書面語，加上使用漢字記錄語言的歷史傳統，華語在多數使用者的引導下重歸統一，是可以預期的。

“大華語”的提出，就是強調語言的和諧，就像我們共同應用的漢字一樣，大陸用的是簡體字，台灣用的是正體字（繁體字），無論簡體或者正體（繁體），都是漢字。我們沒有必要將華語和現代漢語對立起來。

2. 中國發展給華語區帶來機遇和不同程度的語言壓力

中國的發展給華語區帶來機遇，同時也給華語區帶來不同程度的語言壓力。這個語言壓力，受到政治有意的操作，變得更為複雜。港台地區的語言問題，就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社會語言問題。

過去，台灣人為地強調“河洛話”（閩南語），香港突出粵語的認同作用，都是增加社會成本與負擔的做法，對港台年輕的下一代非常不利。

1968–1970年，我獲得香港政府頒發英聯邦獎學金，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當時香港邵氏公司的影片佔據了所有的海外市場，鳳凰和長城的影片只佔少數。這些影片公司的影片都是國語的。廣東話影片在香港市場很小，也完全沒有國際市場，被稱為“粵語殘片”，只在半夜播放，讓年老的觀眾觀看。

七十年代之後，為了使粵語成為香港人認同的語言，香港的影片和傳媒逐漸轉為粵語，港式中文也逐漸出現了。現在的語言現實是“連著重語言文字規範的《大公報》都如此大篇幅地刊登港式中文，這種文體的廣泛性可見一斑”（田小琳 2017）。

對港台的語言問題，已故李光耀先生（2011: 239–240）的意見是：“台灣是故意要與中國大陸不同，香港也有特殊的粵語詞彙，但沒有意義。以前當家的英國殖民當局對此持放任態度，有他們的政治目的，這樣可以使香港人與內地區別開來。今天的香港人也很堅持，很為自己的語言驕傲。但他們的詞彙在中文字典裡是找不到的，我認為這樣很不智。”

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先生（任期：1997年7月1日至2005年3月12日）認為李光耀先生是一位偉大的人。李先生接受湯姆·普雷特的訪時說：“當他即將任職特首時，我人在香港。我對他說：你知道嗎，你可以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把教育搞好，因為英國人留給你——故意留給你的人民——粵語作為官方語言，而中上階級的人懂得

一些英語是為了與英國人保持關係。如果我是你，我會把重點放在漢語和英語；推行英語是因為你必須與世界接軌”（湯姆·普雷特 2011: 137）。從第一任特首到現在，香港都只能在“兩文三語”中徘徊，誰也不敢嘗試改變香港現在的語言現實。

台灣曾經大力推行河洛話（閩南話），創造自己的拼音系統，提倡特點突出的台灣國語，但隨著台灣青年教育程度的提升，台灣國語逐漸向標準國語靠攏，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沒有感受到語言壓力，因為這兩個地區的華語都儘量向普通話傾斜。香港和台灣所面對的語言問題和語言壓力特別值得關注。

3. 港台新馬的語言調整

對香港的語言問題，我一貫的看法是“香港的語言劣勢是可以避免的。逆潮流，不能應變，可能被邊緣化。……香港推廣普通話時，沒有說普通話大環境的支援，因此需要更注意製造說普通話的大環境，而不是提高說普通話的水準。……在教學上，必須建立說普通話的信心，因此說普通話的流利度比準確度更為重要。……但在大眾傳媒和教育方面，注意建立標準，是可行的”（周清海 2007b）。

過去，香港和台灣在語言、教育和影視傳媒上，對華人地區曾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華人地區相互之間溝通也用“國語”，只有少數情況下用方言。如果將溝通的語言轉為“粵語”和“閩南話”，對香港和台灣是有利還是有害？在中國發展的大背景下，港台將來所起的作用，也和語言的選擇密切相關。

香港的特殊書面語——港式書面語，也會在和大陸以及其他華語區的交流中，逐漸向漢語標準語靠攏。田小琳（2017）認為“港式中文要想有發展前途，要往通用中文方面靠攏。”是正確的分析。

新加坡《聯合早報》受到華語區的歡迎，和我們在語言表達上向普通話傾斜，不特別製造新加坡式的華語書面語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所有的華人社區，包括歐美、東南亞、港澳等地，都和台灣有密切的關係。許多高級知識分子都在台灣受過高等教育。台灣應利用多年來建立的海外關係，以開放性的態度，從中華民族的立場，推廣華語文教育，相信這樣能得到海外更多的支持。這種不保守、開放的胸懷，將為中華民族的未來立下榜樣。這樣做，完全擺脫冷戰的思維，能建立台灣在華人社區的形象。

如果為了製造台灣人彼此的認同特點，而人為地、刻意地擴大“台灣國語”或者“閩南語”的用途，將“台灣國語”用於廣播傳媒上，只有台灣的閩南人、懂閩南語

的外省人，以及少數有閩南語背景的其他華語區的華人聽得懂，這對台灣和國際接軌，不是好事。具有閩南話特點的台灣國語，隨著台灣人教育程度的提升，也會在國際交流中逐漸向標準國語靠攏。

我認為：有意地強調自己的語言特點，對地區自身的發展，是不利的。我特別強調：“在全球化的情況下，語言的規範就必須要既注意交流的需要，也要顧及各個區域相對的自主性。過分強調現代漢語的規範性，將產生語言霸權的不良作用；過分強調自己的自主性、自己的語言特色，不只妨礙國際間交流，也使自己陷於孤立。如何在交流的需要和自主之間保持平衡，是各華語區應該慎重考慮的”（周清海 2007a）。

新加坡的經驗與面對的難題：李光耀先生（2012: 239）認為“我們可以讓新加坡華人講正確的華語，這就是吸納新移民的優勢。電視、電台不應該說不規範的語言，我在 2010 年 5 月到北京為周清海倡議的《全球華語詞典》主持發佈儀式，現在全世界都說華語，新馬、港台詞彙和短句的用法都不一樣，這本字典當然有其作用。周清海認為，語言始終會有一個當地的版本，但必須向普通話傾斜。我的看法相反，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單獨的語言？外界要理解你會變得困難，我不認為我們應該這樣做。其他國家可以這樣做，但我們只有 300 萬華人，為什麼我們要形成自己特色的‘方言’？我們應跟隨 13 億人正在使用的語言，製造自己的語言用法並沒有為我們帶來任何優勢。”

“台灣我看會改變，有超過 100 萬的人住在中國。……我們要跟著大國的（語言）標準，英國要跟美國較勁，輸了，美國有 3 億人。新加坡老一代學的是英國英語，我越來越多地聽到播音講美國英語，常聽就不能分別了，就接受美國英語了，美國媒體是英國的十多倍。中國也是這樣，最好的辦法是用法國的做法：減少差別。”（周清海 2011: 187-191）

“我們必須在日常生活和公共場合講華語，以便全體新加坡華人都生活在講華語的環境中。我們也必須努力促使 3%，可能的話 5%，的華族雙語者掌握高層次的華文能力，以便到中國做生意，以及為在新加坡營業的中國公司服務。最困難的挑戰是培養掌握高級華文的那 0.1% 去培訓華文教師。他們是新加坡華語文的監護人。他們的任務是發揚華語文並傳授給下一代。但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大多數最傑出和最優秀的學生不選華文教學為職業。”（李光耀 2011: 221-225）

面對新加坡華文人才的難題，解決的辦法是輸入外來人才。我們曾經為了推廣英語，從不同的英語區聘請教學人員。在華語的推廣方面，可能複製這個辦法。

對於其他華語區的華人，漢語只是華族認同的語言，而不是所居地國家的高層語言。華人生活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國家裡，除了自己的民族母語之外，如果不能掌

握該地區或者該國家的主要語言，自己或者整個族群都將被邊緣化。保留民族認同的語言不應該以民族的邊緣化為代價。

東南亞華人，特別是馬來西亞華人，就面對這樣的難題。如果期望維持與掌握自己民族認同的語言，並且語言程度要達到中國或者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那樣的水準，同時又要掌握該地區或者所屬國家的高層語言，達到能與當地民族競爭的水準，是非常困難的。因此，馬來西亞華人的語言和語言教育就面對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選擇問題。人類的語言能力顯示，只有少數人能掌握兩種第一語言，能掌握三種第一語言的，更是微乎其微了。

如果只掌握華語第一語言，沒掌握好當地的高層語言，到中國或者台灣升學之後，就留在那裡，只有小部分回到原居住地。語言教育裡把民族認同的語言保留在高水準，而造成下一代的人口大遷移，也是不適當的。

華語區的青年，只有掌握不同程度的雙語能力，才能有更多的選擇。掌握原居住地的高層語言和國際語言（英語），是面對全球化的必要條件。這三種語言，應該如何抉擇？如何處理？是馬來西亞華人面對的語言和語言教育的現實問題。不能只把華文能比得上中國、台灣、香港的程度，當作馬來西亞華語學習的唯一目的，當作辦校的唯一宗旨。

從全球的華文發展趨勢來看，漢語如果有一天像英語一樣，成為國際語言，在東南亞，漢語的學習也就有可能不再與民族情節緊密相連，就像今天學習英語一樣。中國經濟的發展，吸引了許多東南亞的非華族人民學習漢語，這個趨勢如果順利發展下去，用漢語的將不只是華人，教漢語的也將不全是華人，這對華語和當地的華文教育是絕對有利的。只有在華文成為國際語文時，東南亞國家內部華文所面對的難題，才能最終得到解決。

4. 全面地調動華語區推廣華語的積極作用

漢語的國際推廣，中國和中國台灣以往都沒有充分考慮華語區的作用。無論是“請進來”或者“走出去”，都單獨的從中國或者中國台灣的角度考慮。我認為，我們應該更全面地調動華語區推廣華語的積極作用，組織和帶領各華語區參與華語的推廣，這對華語的全球化是非常有利的。

從語言研究、教材編撰、讀物編寫到師資培訓與認證，教學人員的交流等等，都需要全面考慮。這裡，我特別強調語言教學與出版的企業化，讓企業家參與大華語的推廣工作。最合適的語言教學與出版企業化的地區，我認為是香港。香港是國際化開放的城市，和中國、澳門、台灣以及各華語區都有密切的聯繫。

漢語教材都在中國或者中國台灣編寫，在海外不一定適用，造成了大量的浪費。我們應該在當地領導組織編寫小組，為當地提供合適的教材。北京商務印書館如果能稍微調整業務，改變只偏重國內市場的做法，出來領導統籌這件事，就非常好了。當然，商務印書館或者也可以考慮在華語區之一的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尋找有潛能的出版社合作統籌；香港當然也合適帶頭做這件事。這是語文教學的企業化，同時也可以在編寫的過程中培養華語教學與研究人才，建立團隊。²

5. 結論

觀察與分析“大華語”的發展趨勢，我認為逐漸融合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高度統一的書面語和正式的標準口語，以及採用漢字記錄語言的傳統，是漢語融合的堅實基礎。隨著中國整體國力的擴展，普通話的影響力將越來越大，這將使各地華語相互靠攏，使華語原來具有的共同核心更加堅實。但是，這個影響應該是在交流中逐漸發生的，而不是強行統一的。如果要這種趨同更顯著，華語區之間就必須有更大的共識，必須積極進行引導的工作。

推廣華語，是所有華語區的責任。從這個角度考慮，就必須在推廣的做法上進行一些調整，組織與調動華語區的積極性，是今後必須重點進行的工作。

我們也應該充分考慮華語區之間的合作以及語文教育的企業化。更應該考慮通過語言學習，培養華語區年輕一代的人際關係；讓年輕的華語區語言學習者通過語言學習瞭解不同華語區的狀況，從新建立華語區年輕人的人際關係。分國開辦語言班級，不如根據語言水準，多國合班，對建立華語區年輕人的人際關係，更為有利。上一代華人靠“鄉情”建立的人際關係已經漸漸淡出歷史舞台了。我們在處理華人事務方面，應該更注意這個變化。

參考文獻

- Li, Guangyao (李光耀). 2011. Li Guangyao neige zizheng zhi Zhou Qinghai jiaoshou heci 李光耀內閣資政致周清海教授賀詞 In Qinghai Zhou (周清海), *Rensheng Jiyi* 人生記憶, 221–225. Xinjiapo: Shijie Keji Chuban Gongsi 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 Li, Guangyao (李光耀). 2012. *Wo Yisheng de Tiaozhan: Xinjiapo Shuangyu Zhilu* 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 Xinjiapo: Lianhe Zaobao 新加坡：聯合早報。
- Li, Yuming (李宇明). 2017. *Dahuayu: Quanqiu Huaren de Gongtongyu* 大華語：全球華人的共同語 *Yuyan Wenzhi Yingyong* 語言文字應用 1. 2–13.

² 更詳細的論述，請參考周清海（2016）。

- Plate, Tom (湯姆·普雷特). 2011. *Li Guangyao Duihua* 李光耀對話錄 [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 citizen Singapore: How to build a nation], trans. by Lide Zhang (張立德). Beijing: Xiandai Chubanshe 北京：現代出版社。
- Tian, Xiaolin (田小琳). 2017. Gangshi Zhongwen Mianmianguan 港式中文面面觀 Dishi Jie Haixia Liang'an Xiandai Hanyu Wenti Xueshu Yantaohui 第十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 Aomen Daxue 澳門大學, 9–10 April.
- Zhou, Qinghai (周清海). 2007a. Lun quanqiu hua huanjingxia Huayu de guifan wenti 論全球化環境下華語的規範問題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4. 91–96.
- Zhou, Qinghai (周清海). 2007b. Duoyu huanjing li yuyan guihua suo sikao de zhongdian yu miandui de nanti: Jiantan Xianggang keyi jiejian xie shenme 多語環境裡語言規劃所思考的重點與面對的難題——兼談香港可以借鑒些什麼 *Quanqiu hua Huanjingxia de Huayuwen yu Huayuwen Jiaoxue* 全球化環境下的華語文與華語文教學, 105–114. Xinjiapo: Xinjiapo Qingnian Shuju 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
- Zhou, Qinghai (周清海). 2009. Bianxie yu chuban *Quanqiu Huayu Cidian* de yiyi 編寫與出版《全球華語詞典》的意義 *Biandongzhong de Yuyan*, Nanyang Ligong Daxue Kongzi Xueyuan yuyan wenhua congshu 變動中的語言 (南洋理工大學孔子學院語言文化叢書), 86–99. Xinjiapo: Lingzi Chuanmei Siren Youxian Gongsi 新加坡：玲子傳媒私人有限公司。
- Zhou, Qinghai (周清海). 2011. *Rensheng Jiyi* 人生記憶 Xinjiapo: Shijie Keji Chuban Gongsi 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 Zhou, Qinghai (周清海). 2016. “Dahuayu” yu Huawen jiaoxue “大華語”與華文教學 Diyi Jie Yuwen Jiaoyu Guoji Yantaohui 第一屆語文教育國際研討會, Xianggang Jiaoyu Daxue 香港教育大學, 16–17 December.
- Zhou, Qinghai (周清海). 2018. Cong quanqiu Huayu de fazhan qushi kan Huayuqu de yuyan wenti 從全球華語的發展趨勢看華語區的語言問題 In Jianguo Shi (侍建國), Jian Zhou (周荐) & Kun Dong (董琨) (eds.), *Dishi Jie Haixia Liang'an Xiandai Hanyu Went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第十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59–65. Aomen: Aomen Daxue 澳門：澳門大學。

Issue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s in Various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ies: An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heng Hai Chew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uaqiao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following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 Greater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regional languages; (2) Opportunities arisen from China's development and resultant pressures on regional Chinese languages; (3) Necessary language adjustments to be made in Hong Kong, Taiwa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4) Active engagement of the various Chinese speaking communities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Keywords

global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integration, language pressure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通訊地址：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 國立教育學院 中文系

電郵地址：chewchenghai@gmail.com

收稿日期：2017年10月25日

接受日期：2017年12月13日